

page :

M023

條目：

《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》

內容：

《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》(14) 支婁迦讖譯

- 1、佛為舍利弗說：怛薩阿竭署四事：「一者發意，二者阿惟越致，三者菩薩坐於樹下，四者具足佛法。」(435 中~下)
- 2、二署。廣說。
- 3、摩訶迦葉等六人，以增一法(一~六)說。佛與奈吒和羅共論。
- 4、闍炎比丘等說——中有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、諸天子，發心學。
- 5、眾婆羅門舉所見瑞應來問佛，學。——末名，沙竭末，佛為說一法至五法，當具足諸慧。
- 6、「是會中，乃有學怛薩阿竭署者不？曰：有文殊尸利菩薩」(437 中)以此得名，非文殊所問也。

出處：

1、佛為舍利弗說：怛薩阿竭署四事：「一者發意，二者阿惟越致，三者菩薩坐於樹下，四者具足佛法。」(435 中~下)

※參見《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》卷 1 (CBETA, T14, no. 458, p. 435, b21-24)：

佛語舍利弗：「怛薩阿竭署者有四事。何謂四事？一者、發意；二者、阿惟越致；三者、菩薩坐於樹下；四者、具足佛法。是為四。」

2、二署。廣說。

※參見《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》卷 1 (CBETA, T14, no. 458, p. 435, c4-9)：

佛語舍利弗：「菩薩復有二署。何謂二？為聲聞轉法輪、為阿惟越致轉法輪，是為二署。怛薩阿竭署名署，已在中者，已法有教，色法佛法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，識法佛法，其法者，舍利弗不可議；譬如愚人所作，言是法可得，是法不可得。」

3、摩訶迦葉等六人，以增一法(一~六)說。佛與奈吒和羅共論。

※參見《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》卷 1 (CBETA, T14, no. 458, p. 436, c2-27)：

摩訶迦葉白佛：「比丘以一事學僧那僧涅槃已，為學怛薩阿竭署。何謂一事？諸法無所著，是為學怛薩阿竭署。」

須菩提白佛：「比丘以二事學。何謂二事？於諸法無所希望，為以等心；一切人不念，以等一切。是為二，比丘學怛薩阿竭署。」

摩訶目犍連白佛：「比丘以三事學。何謂三事？但學要法不學飾，亦不念我以近，亦不念我以遠。是為三事。」

文陀弗白佛言：「比丘以四事學。何謂四事？不念有所從得，亦不念何所當得，一切如等淨，所持若空。是為四事，如是學為學怛薩阿竭署。」

摩訶迦旃延白佛：「比丘以五事學。何謂五事？無所貪惜，欲以法祠祀，為一切有慈，不念一切有慈，不念一切於諸法作無所求。是為五事，為學怛薩阿竭署。」

奈吒和羅白佛：「比丘以六事學。何謂六？不發一意，亦不求空，亦不學本際。所以者何？不因緣二事。已向佛所，脫，不起念思惟：『何所是佛證？』是為六事，比丘學怛薩阿竭署。」

佛言：「一切法一切人，悉以怛薩阿竭署見，亦不異見、亦復不見自然、亦不見法，作是學，為學怛薩阿竭署。奈吒和羅復聽！比丘所學無極署，是乃應怛薩阿竭署，如所樂不見其樂，如是行者，比丘為學怛薩阿竭署。學怛薩阿竭署者，以為學佛法，不可議法，用一切故。」

4、闍炎比丘等說——中有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、諸天子，發心學。

※參見《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》卷1 (CBETA, T14, no. 458, p. 437, b18-p. 438, a9)：

復有比丘名闍炎闍炎，白佛：「若無學僧那者，我欲等心以光明照於一切。」

復有比丘名三陂提師利，白佛：「我欲學怛薩阿竭署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諸法我無所求。」

復有比丘，名三摩師利：「我欲學怛薩阿竭署，我不欲於諸法有二心。所以者何？了無所見故。作是學，乃可為學怛薩阿竭署。」

佛言：「而所學署當作是學。」

.....

復有比丘，名毘羅末，白佛：「我不學諸法，我亦不學欲所法，是所有法悉不學，諸法法而不學。」

佛言：「如所言，怛薩阿竭署用一切故欲學。」

應時於坐中，有萬比丘尼三千人，皆起白佛：「吾等欲學怛薩阿竭署，用一切故欲具足

學。」

復有七千**優婆塞、優婆夷**五千人，皆從坐起言：「吾等當具學。」

爾時，復有八萬**天子**，悉言：「當具足學，教告一切。」

復有比丘，名私呵難，白佛：「諸法無所得，諸法不可得，當云何學**怛薩阿竭**？」

佛言：「如若所學**署當學**。」

復有比丘，名利三匐，白佛：「我不轉於一切法，當云何學**怛薩阿竭**？」

佛言：「如所學**署當學**。」

復有比丘，名摩呵波那陀惟[唵*刃]，王者種，白佛：「亦不無我、亦不有我，亦不智、亦不無智，亦無所破壞、亦無有證，是意無有異，諸所因緣無所因，作是為學**怛薩阿竭**。」

佛言：「如所學**署當學**。」

復有比丘奢夷種，名曰非陀遍，白佛：「一切諸法不見際、無有際者，謂若有、若無有，亦無際、亦無無有、亦無字，其如是者，乃可忽。」

佛言：「不可！」

「若無際，無際已無願，無願者是故菩薩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仁之所說。」

「無願不可議、不可知、不可思想、不可住、無所畏、無有字，平等無所學、無所持、無所壞、無所造、無所作；其知一切無所得，無有色，菩薩亦無名色，亦自是非是學非者，亦不可得，無所罣礙。」

佛言：「如所學**署當學**。」

5、眾婆羅門舉所見瑞應來問佛，學。——末名，沙竭末，佛為說一法至五法，當具足諸慧。

※參見《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》卷1 (CBETA, T14, no. 458, p. 438, a10-p. 441, b5)：

「爾時，有五百婆羅門，出舍衛國，因道徑到佛所，前為佛作禮而却住，白佛言：「如所說，願樂欲聞，令常安隱。」

佛問諸婆羅門：「用誰故欲聽聞？」

諸婆羅門言：「無有人，是故人用是故。」

佛言：「有**怛薩阿竭**，從本諸佛所說，今我所語是。」

有婆羅門，名羞桓師利，白佛：「在於母腹中，以聞怛薩阿竭署。」

復有婆羅門，名三摩震提，白佛言：「適向母胞胎，已聞怛薩阿竭署。」

復有婆羅門，名雪真提，白佛言：「適生便聞怛薩阿竭署，四面而明見怛薩阿竭，飛在上住以手著我頭，便言：『若當號為不可見頂佛。』」

.....

復有婆羅門，名曰沙竭末，白佛：「我入海浴，適有是念，便見萬佛，皆言：『不當如子之意欲度海。』」便自念：『其餘有浴者，亦在是聞當有此異，其意欲度海浴。』適有是念便見萬佛，皆言：『不當如子之意欲度而浴。』我即時復問：『當何浴？』其佛言：『有道度諸法，可於其中，其作是浴者，已為度也。』應時復問：『何所如可度於世間者？』報言：『佛者已為度。』即復問：『何所法而可從學？』『有佛名釋迦文，在祇洹中，當從學問；如若所願悉當具聞，悉為若說之，令若得解。』聞是已，忽然不見其處。」

便問佛言：「何所法而可度者？」

「度一切諸法者，波羅蜜是。」佛言：「汝欲度諸法者，當等心於一切人。所以者何？當念度一切人之生死。譬若度海，當學是事，便得度一切諸法，亦不想法、亦不想無法，作是若後，當為一切說法。」

佛語沙竭末：「菩薩用一事，具足諸慧。何謂一事？世惡法欲盡，爾時其欲制其法教導一切，令法而不斷絕。是為一事，具足得諸慧。」

6、「是會中，乃有學怛薩阿竭署者不？曰：有文殊尸利菩薩」（437 中）以此得名，非文殊所問也。

※參見《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》卷 1」（CBETA, T14, no. 458, p. 437, b10-12）：

奈吒和羅白佛：「於是會中，乃有學怛薩阿竭署者不？」曰：「有文殊尸利菩薩耶！」

條目：

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

內容：

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二卷 （14）竺法護譯

《大方廣寶篋經》三卷 求那跋陀羅譯

一、「文殊今說」：須菩提與文殊論義，如來讚菩薩方便。文殊與須菩提論義（法界）上來均順般若，但重方便（大悲），法界。

二、「文殊昔事」：

舍利弗說：遊東方土，聞文殊說法。

遊西方土，見文殊過火炎土。

遊南方土，見種種佛土——文殊說：心性本淨，法界本淨。(逆罪不能污心)

阿難說：祇陀林中，文殊降伏魔王。

大迦葉說：祇陀林中，文殊化諸宮女、淫女。

富樓那說：毘舍離，文殊化諸外道，降伏增上慢比丘，(中有自証之言)教化闍耶末(勝志)

三、佛為闍耶末說：精進不放逸。闍耶末受記。闍耶末說「法界不壞偈」。

1、「諸法同等，俱共一也，其本際一，從緣起行，則有差特，」(上·452下)
「菩薩如是，以智慧光明消諸塵垢，使同其貌，為佛法色。……智慧明者當作是觀，等無有異，一切諸法是調佛法。」(上·453上)

出處：

一、「文殊今說」：須菩提與文殊論義，如來讚菩薩方便。文殊與須菩提論義（法界）上來均順般若，但重方便（大悲），法界。

※參見《大方廣寶篋經》卷1 (CBETA, T14, no. 462, p. 468, a8-14)：

爾時世尊讚文殊師利：「善哉善哉！善說菩薩智方便界，大慈大悲相應說法。文殊師利！聽吾說喻。如大龍王生於是心，興起大雲遍是雲中，雨熱霹靂至處皆燒；復雨大雨為生長故。如是，文殊師利！方便菩薩起大智慧及方便雲，現行一切諸凡夫事教化凡夫，現行聖行調伏眾生。」

二、「文殊昔事」：

舍利弗說：遊東方土，聞文殊說法。

遊西方土，見文殊過火炎土。

遊南方土，見種種佛土——文殊說：心性本淨，法界本淨。(逆罪不能污心)

※參見《大方廣寶篋經》卷1 (CBETA, T14, no. 462, p. 469, c23-p. 470, a6)：

舍利弗言：「汝今可說。我欲從汝及文殊師利聽聞於法。」

須菩提言：「我今不說。何以故？我曾見是文殊師利遊諸佛土，百千萬億佛前說法，令諸聲聞悉皆默然。我今何能於文殊師利前敢有所說？大德舍利弗！**東方有國名曰端嚴，彼中有佛，號曰光相如來、應、正遍覺，今現說法。**有大聲聞名曰智燈，智慧第一。時彼如來入於寂定，是智燈大聲聞即至梵世，以大音聲而演說法，聲遍三千大千世界。我隨文殊至彼世界，及無量菩薩百千天子侍從文殊，為聽法故。時文殊師利住光音天發大音聲，遍聞三千大千世界。」

※參見《大方廣寶篋經》卷 1 (CBETA, T14, no. 462, p. 471, a18-b9)：

舍利弗言：「大德須菩提！我昔曾與文殊師利在於**西方遊諸佛土**。見有佛土大火災起，於彼火中作蓮華網，文殊師利從中而過。**復見佛土火災充滿，文殊師利從中而過**，是火觸人，如以堅鞞栴檀塗身、臥迦尸衣，柔軟和適甚為快樂。復有佛土空無所有，文殊師利化作梵宮，入於禪定從中而過。復有佛土極為狹狹，其中眾生造諸惡業，文殊師利從中而過，皆令休止而不為惡，成覺慧慈——我當得成無上正道，為斷眾生貪瞋癡故而演說法，令諸眾生得慈三昧，是名菩薩成覺慧慈。

「大德須菩提！我於爾時曾見是事。我又獨處曾作是念：『文殊師利所有神通，與我神通等無有異。』文殊師利知我心已，即便將我遊諸佛國，至火災土而語我言：『汝以神力從是中過。』我時盡以神通之力滅是火已，經七日夜我及文殊乃過此界。過已復至第二三千大千火災世界，倍復廣大，在中住已，文殊師利而語我言：『用誰神力過此世界？』我時答言：『文殊師利！用汝神力過是世界。』」

※參見《大方廣寶篋經》卷 2 (CBETA, T14, no. 462, p. 471, c11-p. 472, a7)：

爾時舍利弗復語須菩提：「我又復念，與文殊師利**南方界分遊過百千諸佛土**已，有國名曰一切莊嚴，佛號寶大，我與文殊師利俱到彼國。文殊師利既至彼已，而語我言：『汝今見此佛土不也？所經諸國皆悉見不？』我言：『見已。』復問我言：『是諸國中悉見何事？』我時答言：『或見滿水，或見滿火，或見空界，或見豐樂。』文殊復言：『汝云何見？』我時答言：『若見滿水便言見水，若見滿火便言見火，若見空界言見空界，若見豐樂言見豐樂。』文殊師利言：『汝之所見境界如是。』我時問言：『文殊師利！汝復云何見諸佛土？』文殊答言：『虛空世界是諸佛世界。何以故？汝幻惑故，見滿水、滿火、空界、豐樂。舍利弗！汝之所見皆各不實，生滅相應。虛空世界不因緣有，其性安住。如是，舍利弗！客塵煩惱污染於心，然其**心性終不可污**。大德舍利弗！如恒沙劫火災熾然，終不燒空。如是，舍利弗！——眾生恒河沙劫造作逆罪不善之業，然其心性終不可污。舍利弗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能解知是**法界性淨**，無覆蓋纏、無結垢行能惱心者，是名無有蓋纏法門。若依此門，一切諸法無能覆蓋，解一切法**體性清淨**，終無有法能覆心者。』

「大德須菩提！文殊師利神通變化說法如是。我見其為諸神通事，菩薩不達，況復聲聞？」

阿難說：祇陀林中，文殊降伏魔王。

※參見《大方廣寶篋經》卷 2 (CBETA, T14, no. 462, p. 472, a7-b14)：

爾時大德阿難復語舍利弗：「我亦曾見文殊師利神通變化。大德舍利弗！昔於一時，世尊在此舍衛國**祇陀林中**給孤窮精舍，與大比丘僧八百人俱，諸菩薩眾萬二千人。是時興大非時雲雨，經七日夜而不休止。諸大德聲聞若得禪定及解脫者，若入禪定七日不食；餘凡夫人及諸學人，五日絕食飢困羸瘦，不能往覲見佛世尊禮敬供養。我時念言：『是諸比丘甚為大苦，當往白佛。』我時便往佛世尊所，頂禮佛足白言：『世尊！諸比丘僧絕食五日極為羸瘦，不能從床而自起止。』世尊告我：『阿難！汝今可以是事往語文殊師利，彼當充足比丘僧食。』我承佛勅，往詣彼文殊師利所住室中，到已具

說如是之事。時文殊師利為釋梵護世而演說法，即答我言：『阿難！汝往敷座，若時已至便擊撻。』我從文殊師利聞是語已，即便敷座住在一處，看文殊師利何時出房。是文殊師利甫為釋梵護世天王廣演說法，名曰分別一切身三昧，不出於房。我作是念：『文殊師利將不令諸比丘失食時？』

「文殊師利化作己身，為諸釋梵護世說是分別一切身三昧；文殊師利亦即入此分別一切身三昧已，從房而出，入舍衛大城次第乞食。我時不見。魔王波旬作是念言：『文殊師利師子吼已，入舍衛大城而行乞食。我今當蔽舍衛城中諸婆羅門長者居士，無人出者，不令施食。』爾時文殊師利童子隨所至處，門戶悉閉無往來者。文殊師利即時觀知，是魔波旬隱蔽諸人。『我今當作誠實言誓。』爾時即作是志誠言：『我之所集一毛孔中所有福慧，設恒河沙等諸佛世界滿中諸魔之所無有。我此語實，魔蔽當去。令魔自身作居士像，於四衢道諸巷陌中唱如是言：「當施文殊！當施文殊！若施是者獲大果報。若施三千大千世界其中所有一切眾生，給諸樂具百千億歲，不如施此文殊師利一爪端許所生福勝。』」」

大迦葉說：祇陀林中，文殊化諸宮女、淫女。

※參見《佛說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卷 2 (CBETA, T14, no. 461, p. 460, a13-b26)：

時，佛在舍衛祇樹之園給飯孤獨精舍，文殊師利盡夏三月初，不現佛邊，亦不見在眾僧，亦不見在請會，亦不在說戒中。於是，文殊師利竟夏三月已，說戒尚新時來在眾中現，我即問文殊師利：『仁者！三月為所在耶？周旋所奏乎？』文殊師利曰：『唯，迦葉！吾在此舍衛城，於和悅王宮采女中，及諸姪女小兒之中三月。』我心念言：『何緣如此等人，與吾清淨眾僧共為臘佛。』吾即從講堂而出，撻撻[木*遲]，欲逐出文殊師利。

「時，佛告文殊師利：『仁寧見摩訶迦葉撻撻[木*遲]不乎？』文殊師利白佛：『已見，世尊！欲逐出我故耳。』佛言：『文殊師利！仁自現境界神通變化，無令迦葉起亂意向仁。』於是，文殊師利有三昧名曰現一切佛及國土，應時以是定意正受。文殊師利適三昧已，尋見十方恒沙世界，各各悉有摩訶迦葉，年老手執撻[木*遲]而撻之，欲逐出文殊師利。

「佛告迦葉：『汝何緣撻撻[木*遲]乎？』迦葉白佛言：『唯，世尊！文殊師利盡夏三月，而靜不現，潛去止宿藏匿之室，故撻撻[木*遲]欲逐出之。』時，佛從身皆放大光，通照十方，謂我言：『迦葉！汝且觀十方。』應時視十方無央數不可計世界，自現其身年老，往十方佛邊而撻撻[木*遲]，欲逐出文殊師利。復覩諸佛邊，各有文殊師利住。佛告我言：『大迦葉！汝欲逐出何文殊師利？欲出十方無央數不可計佛邊文殊師利耶？欲逐此文殊師利乎？』我即慚愧，便欲持撻[木*遲]置地而不能也，盡現神力，撻[木*遲]不肯墮地正住不動；如此祇樹，十方佛國亦然無異審諦自在。

「世尊告我言：『自歸文殊師利乃得脫耳。』我即遙禮文殊師利，撻[木*遲]乃墮地，便前稽首佛足，白佛言：『願世尊赦我所犯殃咎。唯，天中天！吾已見文殊師利所現，假使我欲講說文殊師利智慧具足無有盡時，菩薩境界之行而無限量，我以無智故撻撻[木*遲]。』佛告我言：『如卿屬者所見，十方佛國中文殊師利在於佛邊者，文殊師利普於

諸佛國，三月不現，教授眾人。」佛言：『迦葉！文殊師利於此舍衛城中，開解五百女人，教化和悅王宮中采女，令得不退轉於無上正真道，使五百童子及五百童女立不退轉，當逮無上正真道，令無數人得聲聞及生天上者。』」

富樓那說：毘舍離，文殊化諸外道，降伏增上慢比丘，（中有自証之言）教化闍耶末（勝志）

※參見《大方廣寶篋經》卷 2 (CBETA, T14, no. 462, p. 475, b28-c16)：

爾時大德**富樓那彌多羅尼子**語舍利弗：「我亦曾見文殊師利童子所為。昔於一時，佛在毘舍離菴羅樹林，與大比丘五百人俱。是時薩遮尼乾陀子住毘舍離大城之中，與六萬眷屬俱，供養恭敬。我入三昧觀是尼乾，我時見有百千尼乾應當受化。我時即往而為說法；無有專聽無善好心，反見輕笑出麁惡言。我時唐苦於三月中無一受化，過三月已我心不悅便捨而去。時文殊師利即便化作五百異道自為師範，將五百弟子往詣薩遮尼乾子所，頂禮其足，白薩遮言：『我遙承聞大師名德，故遠而來至毘舍離。汝是我師，我為弟子。願見納受垂愍教誨，令我不見沙門瞿曇，令我不聞彼相違法。』薩遮答言：『善哉善哉！汝得純淨，不久當解我調伏法。』爾時薩遮即便宣令己之徒眾：『此五百摩納，自今以去和合同住互相諮問，彼若所說汝專心受。』」

※參見《大方廣寶篋經》卷 3 (CBETA, T14, no. 462, p. 477, c28-p. 478, c21)：

是時有一出家**外道名曰勝志**，在會而坐。是勝志外道以親厚意語薩遮言：「止止尼乾！勿於世尊及比丘僧、文殊師利所生不敬心，莫長夜失利受苦，不樂墮在惡道。薩遮尼乾！聽我說喻以明斯義。譬如有人愚癡無智欲求索酥，持瓶往趣恒河取水，至於異處以鑽鑽之，甚大疲苦了不見酥。如是尼乾！汝諸外道，欲修斷結受戒炙身，威儀法用悉皆是邪，無所能斷；猶如彼取恒河水人。復於世尊調伏法中而起瞋恚，當墮地獄畜生餓鬼。」又言：「尼乾！復有一人生便聰慧，欲求蘇時，取純好乳盛著器中，以鑽鑽之，用功甚少大得生酥，從於生酥轉得熟酥，復因熟酥轉得醍醐。如是尼乾！佛正法中在家出家，具足淨信多有解向，勤修勝進速得解脫。如彼智人為得酥故，以乳置器。又復尼乾！如有二人，其一人者破彼一人百千瓦器，以好寶器而用償之。尼乾！於意云何？是人為損彼人不也？」

尼乾答言：「不也。勝志！」

「如是尼乾！外道弟子如彼瓦器，破已便入如來法中，如得寶器增而無損。又復尼乾！如有商主愚無方便，將諸人眾至於非道。復有商主有大智慧，愍是諸人安置正路。如是尼乾！汝等如彼自稱為師，是不知道者、不善道者、不見道者、不能說道，是故汝等引導眾生趣於非道。今者世尊為大商主，知導善道、見道說道，導諸外道安置正路。尼乾！汝之徒眾悉在於此，汝可將去。」是時餘有萬二千人，還從薩遮服道而去。其餘住者已逮得明，佛即告言：「善來比丘。」皆成沙門。

爾時佛告勝志外道：「汝今見此萬二千人隨從薩遮去者不也？」

「見已。世尊！」

佛言：「勝志！是等諸人悉當至彼彌勒佛所初會數中。何以故？是等由聞如是深法及供養我。而是薩遮亦彌勒佛所智慧第一，如今我所舍利弗也。何以故？我知是人於我信

解，以**我慢故不捨是見**。」

爾時勝志語文殊師利：「後末世中多有**比丘起增上慢**？」

文殊師利言：「善男子！後末世中法欲滅時，增上慢者甚為難得。何以故？不能修行得四禪故，得四禪已起增上慢。後末世中法欲滅時，諸比丘等不能住心，況得四禪？是故善男子！後末世時增上慢者甚為難得。又善男子！增上慢者凡有二種。何等二？一者信見，二者禪慢。起禪慢者，為於利養及名稱故起增上慢。是信見者，起增上慢謗佛正法。是增上慢者，當墮地獄，畜生，餓鬼。」

勝志問言：「文殊師利！欲知他心是增上慢，當云何知？」

文殊師利言：「凡夫人者欲得涅槃，實非羅漢。若聞是說驚畏恐怖，當知此是凡夫之人增上慢也，非是如來實阿羅漢。若從他聞驚畏恐怖，當知是人即是凡夫，是增上慢非是羅漢，是猶能淨報所施恩，然非羅漢。若無一切結使煩惱，彼無所依，是世福田；若有一切結使煩惱，則有所依，非世福田。若在是中，當知是人為增上慢。一切諸法攝入涅槃，若於是中分別觀察，當知是人為增上慢。一切諸法不應知不應斷，不應證不應修。不知此實，當知是人名增上慢。」

勝志問言：「文殊師利！無增上慢者有何印相？」

文殊師利言：「不違無滅，是無增上慢之印相。何以故？無有音聲能令其人生驚怖畏，如師子王，一切音聲不能令其驚畏恐怖。無增上慢比丘亦爾，聞諸音聲不生恐怖。何以故？彼知音聲猶如響故，如彼響聲無心意識而有音聲。如是如實知心意識，一切音聲皆從緣起無有真實。如是知己，不知何法定名為聲。若聞佛聲而不貪愛，聞外道聲復不呵毀，聞善淨法心不貪愛，聞垢污法而不呵毀，善知一切所有音聲前後際故。如是印相無增上慢，無高下印、如實印、正見道印、入一道印、入法界平等印、如不懷印、不違如印、住實際印、第一義空印、三世等印、初無生印、觀正法性印，如是等印印一切法。如是比丘名為無諍，聞已無疑，不驚不畏不恐不怖，不得於我不得於法，一切平等。」

爾時勝志外道白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從是善知識所，聞是真道大乘功德。世尊！我今從是文殊師利聞說是法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善哉世尊！唯願如來如應說法，令我聞已速疾修集助菩提法，逮得無上正真之道，廣為一切無量阿僧祇諸眾生故。」

三、佛為闍耶末說：精進不放逸。闍耶末受記。闍耶末說「法界不壞偈」。

※參見《佛說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卷 2(CBETA, T14, no. 461, p. 465, b29-p. 466, a20)：

「佛告阿難：「是**闍耶末族姓子，已奉事七十二億佛，修善積德，常作轉輪聖王，悉奉事諸佛世尊，佛般泥日已後，皆於七十二億佛所，建清淨梵行，皆護佛正法。**」

佛言：「阿難！是闍耶末族姓子，後當見奉事五恒沙等如來，供承教述清淨行，當教授無央數菩薩，然後積累覺意之法，**無數劫已得作佛，號曰慧王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、在世教授、具足慧行、天人師、無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上天下尊、佛、天中天，其世界名曰喜見，劫號一寶嚴淨。**」

.....

於是闍耶末族姓子，從虛空來下，前稽首佛足，住世尊前**說法界無所壞，以偈而讚佛**曰：

「我種及法界，人土亦俱等，是界為慧壇，以此授吾決。
法界及塵勞，空種亦平等，一切法如是，我為已至法。
法壇姪欲種，瞋怒亦如此，虛空界為同，以此授吾決。
生死無為土，法界而無異，水種為如是，及火土亦然。
陰壇與界法，眼識諸有分，意部法境界，諸分數悉定。
其諸有為種，亦并無為界，不見法有二，則為授吾決。
世尊無五陰，四大及諸入，無名亦無色，亦不有內外，
佛以音聲說，而授於我決，於此悉寂寞，以是定受決。
佛者無有意，如此授吾決，我者無有識，佛為授我決，
此決為誠諦，如是則平等。法界無所壞，即如來無住，
等覺諸天人，正立於正法，寂然如虛空，權慧善具足。」

1、「諸法同等，俱共一也，其本際一，從緣起行，則有差特，」(上·452下)

「菩薩如是，以智慧光明消諸塵垢，使同其貌，為佛法色。……智慧明者當作是觀，等無有異，一切諸法是謂佛法。」(上·453上)

※參見《佛說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卷1 (CBETA, T14, no. 461, p. 452, c22-p. 453, a18)：

「如是，須菩提！**諸法同等俱共一也，其本際一，從緣起行則有差特**，彼醍醐油器喻弟子、緣覺，甘露蜜器調諸菩薩，不淨器者方如下賤凡夫之士也。」

又問文殊師利：「可令諸有器為非器不？」

答曰：「可使非器耳。」

須菩提曰：「以何因緣？」

答曰：「唯，須菩提！其受一切欲塵之器住在有中，若復有能斷諸欲塵，是悉非為佛法之器。」

又問：「文殊師利！器者有何高下？」

答曰：「唯，須菩提！器者無高無下。」

又問：「云何？文殊師利！器無高下？」

答曰：「實無高無下，用法所住無高下故，則為牢堅之器。假使有高下行，則知是為破壞之器。唯，須菩提！譬如虛空，非是一切藥草樹木萬物之器；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為一切佛法器，亦無有餘器。譬如地上生樹，虛空能受令長大器；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發清淨等意，承智慧度無極而得長育。」

又問：「文殊師利！云何菩薩而得長育？」

答曰：「譬如虛空之所長育，菩薩亦然；虛空及菩薩，終無增益亦無損耗。」

又問：「文殊師利！是語何謂？」

答曰：「不增塵垢、不損佛法。」

又問：「文殊師利！塵與佛法有何異乎？」

答曰：「譬如近須彌山者，光明同照令現一貌皆為金色，菩薩如是，以智慧光明消諸塵垢，使同其貌為佛法色。唯，須菩提！是故諸塵皆是佛法，智慧明者當作是觀等無有異，一切諸法是謂佛法。」